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，散文，現代詩歌，古典詩詞，曲藝雜談，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 春天的起源

張鴻雁

迎著春風，看著春天娉婷裊裊而來，在被春的眉眼春的笑意驚艷之餘，人們忍不住就開始四處打聽春的家門春的身世，忍不住就已紛紛議論起春天的起源，而只有臨夜寒霜知道，只有泥土雪花知道，其實，春天就起源于每一朵花瓣，出身顯赫，家世豪華！

春天的身世，必須從一朵花的綻放說起。

東風送暖，花開枝頭。先是寒梅破雪，再是桃李爭春，而後漫山遍野的繁花朵次第開放，把大地裝點得姹紫嫣紅。就這樣，春天從一朵朵花瓣上起源，花朵的色澤匯聚成了絢麗的春色。

是的，春的傳奇必須由花開起筆，春的畫卷從來都是花朵點染，所有春天一直都是從花朵上起源！潔白無瑕，樸素淡雅，櫻桃花細細碎碎的，風一過，便是一場迷離的雪。粉面含春，羞澀熱烈，一叢一叢的野杜鵑，粉的，紫的，潑辣辣地燒遍山崖，像是大地忍不住的、咯咯的笑聲。一朵花的綻開，便是一篇序言，引出一整個關於萌發、綻放與甜蜜的章節，引出一整部的春天。

暖風掠過荒原時，草木從不沉默。

花開在枝頭，為人間送來一樹春天。桃之夭夭。杏之灼灼，醉了春之芳華，她們不顧及花期的短暫，拼盡全力綻放，用最美的姿態迎接春光。每一朵花都是春天的信使，每一樹繁花都是春天的旌旗，是最多彩最鮮活的春之形象，是生命最熱烈最奔放的春之告白。

如果說冬是寂靜的，那麼春就應該是喧鬧，這喧鬧只能是屬於花朵的。霜白還沒褪盡，春寒還沒有走遠，野山桃就把花朵頂在了枝椏上。米粒大的花苞裹著褐紅的絨，像攥緊的小拳頭，風一吹就晃，卻偏不肯低頭，壓抑不住心事就要爆裂。在某個回暖的清晨，忽然就炸開了一一不是一朵兩朵，是整樹的粉白，鋪天蓋地，把灰濛濛的山都染亮了。這哪裡是開花，分明是草木在對大地宣誓：看，我記得約定。

每一朵花開似乎是無聲的，卻又有著比春雷更驚心動魄的震耳欲聾。每一次花開那不是簡單的綻放生長，那是一場生命的突圍與衝鋒，從黑暗的、混沌的過去，向著有光的、不確定的未來，孤注一擲的突圍。只有大地懂得花開的隆重，只有春風明瞭花開的顫抖，他們才以更深沉更慈

悲地的穩重的呵護，承載起托舉著這億萬次渺小而壯烈的起義。

一朵花，便是它全部性格的凝聚，全部歷史的終章。它不能敷衍，不能抄襲，不能將就。每一片花瓣的弧度，每一縷香息的濃度，都必須精確地符合它自性的藍圖。

每一片花瓣的舒展，都是對流逝光陰最莊重的獻祭，是將自身最華美的部分，熔鑄成時光權柄上最耀眼的寶石。花朵以自身的形態，為每一株沉默的、承受了風霜的草木，完成了一次最燦爛的修辭。

又何止是修辭？更是證明，每一朵花都是高于塵世的高擎在大地上的證詞。草木不言，卻用年輪、用花序、用果實的沉墜，寫下生命的邏輯。一株草，從萌芽到枯萎，或許只佔去春光的一個零頭，但它綠過，它開過。那綠意滲進風裡，那花香混入泥中，便是它來過、活過、愛過這世界的、不可磨滅的碑文。這大地、這時光、這人間，因了一朵朵鮮花因了一樹樹繁花，才有了生命的印記。春華秋實，歲歲枯榮，大地因而厚重，時光因而可被度量、被緬懷、被賦予一層又一層溫潤的包漿。

# 東風立處，心與春歸

秦建琪

日曆翻到二月，霜花仍在窗櫺角落凝著殘冬的餘威，風卻偷偷褪去了骨子裡的硬朗——不再是冬日裡裹挾著寒意的凜冽，拂過臉頰時，竟帶著幾分川東山野間特有的清潤暖意。這便是立春了，如古人所言「立，建始也」，一個「立」字，藏著天地間含蓄的再生之力，像種子泥土下第一次挺直脊背，像河水在冰面下蓄勢的第一次湧動，也藏著川東鄉下老輩人代代相傳的煙火期盼。

兒時在老家，立春最是熱鬧，老人們總說「拍一拍春天，萬物風調雨順」。這「拍春」，便是獨屬於家鄉的「打春」儀式，沒有塑春牛的講究，卻藏著最質樸的鄉野溫情。村頭的曬穀場早就被叔伯們掃得乾乾淨淨，竹掃帚掃過青石板聲響，在清晨的靜謐裡傳得老遠。德高望重的老人會攬著一根竹枝，繞著曬穀場邊的菜畦、茶壩慢慢走，邊走邊用竹枝輕輕拍打枝葉，嘴裡念叨著「拍春芽，發春芽，家家谷滿倉」。竹枝輕揚，驚落枝葉間的晨露，也拍醒了泥土裡的春意，我們這群

孩子擠在一旁，追著老人的腳步跑，伸手去接那滴落的露水，說沾了春露，一年都精神。玩鬧間，總有溫熱的大手悄悄將炒香的瓜子、花生塞滿我們的衣兜，說這是「春果」，揣著走，歲歲都安康，跑回家跟姐姐炫耀，換來的是她笑著搶過一把，又悄悄塞回我衣袋的溫柔。

春晨的熱鬧還沒散去，家裡的灶台已經飄出了誘人的香氣。母親早就備好了立春的吃食，最要緊的便是「咬春」，自家烙的春餅薄如蟬翼，剛出鍋時帶著麥面的焦香，案板上擺著切得細細的蔥絲、蘿蔔絲，還有炒得油潤的芽菜肉末，都是川東人家最家常的滋味。母親會把春餅遞到我們手裡，催著張嘴「咬春」，說「咬下春的头，一年不用愁」，我們便學著大人的樣子，捲上滿滿一嘴，春餅的酥、蔥絲的鮮、蘿蔔的脆混在一起，那清爽的滋味，成了記憶裡最鮮活的春日味道。灶台邊的火塘燒得正好，臘肉在鐵鍋上滋滋冒油，切上幾片炒進米飯裡，香飄滿院，大人們圍坐在一起，講立春的老話，說「春

打六九頭，窮人苦出頭」，說「立春晴，一春晴」。我們聽不懂這些，只惦记著碗裡的臘肉炒飯，耳朵裡卻悄悄記下了這些和春天有關的句子，長大後才懂，那是農人對季節最虔誠的敬拜。

立春的妙，在於「未盛先萌」的含蓄之美。

此時的川東山野，冬麥還披著淺綠的衣裳，田埂上的薺菜剛冒出星星點點的嫩尖，李樹枝頭的花苞鼓鼓的，像憋足了勁兒要綻放，更像抵緊了嘴唇、藏著無數秘密的孩童，只等春風一聲令下。風裡的氣息是清冽的，混著泥土的腥氣和枯草的潮氣，吸一口，連肺腑都跟著清爽。偶爾遇見趕早的農人，扛著鋤頭往田里走，說要趁著春氣翻一翻土地，「春土貴如金」，這話裡的珍重，是刻在莊稼人骨子裡的執念。

而這一個「立」字，越長大越品出別樣的味。古人說「三十而立」，這「立」，是立身，是立業，是立心，恰如立春的「立」，是站在冬與春交界，是

花開枝頭，給人間送來一樹春天，這個春天正是草木用盡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，為一段沉默行走的時光，所舉行的最莊嚴最盛大的加冕禮，這才有了春天從一朵朵花瓣上起源。花開有時，生命無價。在枝頭，在風中，每一次花開，都是一次寂靜而盛大的宣誓，是草木用色彩與芬芳奏響的凱歌。這春天的花開，這春天大地上的絢麗，原是草木以身相許，以命相搏，在時光的卷軸上鄭重簽下的自己的姓名。

每一個春天從來都從花朵上起源！開花，為春光加冕，讓大地絢麗，這是草木對大地的承諾。草木從來不言，卻用開花把約定寫滿大地；花開從不為炫耀，只用綻放把生命活成了最響亮的回答。草木從不問花期長短，不問花開是否有人欣賞，它們只遵從內心的使命：活過，便要熱烈；存在，便要綻放。花開的瞬間，是生命最耀眼的高光，是對抗歲月流逝的倔強，是對「來過、活過、愛過」最擲地有聲的證明。

此刻，百花正開，正從暖風裡擠出空隙放置春色，春意就漸濃，春天就從每一朵花上起源。

而我們，也該如這草木一般，如這朵開一般，融入十里春風中，挺立在春光的花枝頭，迎著黎明贈予的曦光盛放只屬於自己的花朵，以無悔的愛之熱烈赴春天之約，以無畏之情之絢麗為人間添彩，以花之艷芳之濃最盛大的開場與鋪墊，去活出最蓬勃的姿態，去開啟一歲的春華秋實，去回應這一年的成長印記，長成只屬於自己的生命肌理。

告別蟄伏，迎向新生。轉眼我即將到達而立之年，從川東鄉下的田埂，走到重慶的高樓，立春的儀式漸漸簡化，卻總記得母親說的「咬春」，總在這天買幾張薄餅，切上蔥絲蘿蔔，捲著咬上一口，彷彿就能聽見老家曬穀場的喧鬧，看見姐姐笑彎的眉眼。

這幾年的立春，少了兒時的熱鬧，卻多了幾分從容。在城市的陽台上，我種了幾盆蒜苗和香蔥，立春這天，掐一把嫩綠的蒜苗炒蛋，再烙上幾張薄餅，也算復刻了家鄉的滋味。辦公室裡，同事們聊著春日計劃，有人說要去南山看梅，有人說要去江邊放風箏，言語間全是對生活的熱忱。原來，無論走多遠，立春的儀式感，從來都藏在煙火日常裡。

傍晚時分，風更暖了，夕陽透過窗戶灑在桌面，映出一片溫柔的光暈。樓下孩童追逐嬉戲的笑聲，像極了春日裡破土而出的生機。想起古人的詩：「律回歲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間草木知。」立春不是終點，而是起點——是冰雪消融後的春暖花開，是沉寂過後的萬物復甦，是舊歲與新年的溫柔銜接。

原來，「立」從不遙遠。它是在城市陽台拍下的第一把蒜苗，是捲著蔥蔥咬下的一口春餅，是于萬丈紅塵中，依然能清晰聽見——來自田埂深處，那一聲竹枝拍醒泥土的輕響。東風立處，心便與春同歸。

# 風訴天語

趙武明

陽光從雲罅中篩下柔和的韻律，喚醒了沉睡的記憶。已經很有些日子，沒有被高過頭頂的陽光漆過了，越來越薄的事物，開始顯得小心翼翼。成捆成捆的白雲，堆放在視線之外，遠遠的，惴惴不安。

天，亮過很多次，又黑了。然後，又亮了。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，人們都被困在屋裡，煎熬著，祈盼著，試圖守住自己的遼闊一世。大地闕寂，我開始緩緩地、靜靜地品茗讀書，習字寫作。所讀的書，並不厚重。讀得卻很慢，很慢。

因為關乎生命，關乎生死，關乎信仰，關乎悲憫，關乎救贖，關乎神性，關乎人性。或許大多文字以靈山、靈地、靈湖為緯，時空交錯，騁懷遊目，與蒼生萬生共情。靈魂與靈魂對話，在刻骨銘心的血肉相浸相融中，用一把肋骨做成的尺子，量出了雪域滄桑凜冽的高度；用儀態非凡的文字，構築起極地高原大風獵獵的原在原則；用崔嵬嵯峨的精神海拔，演繹出傳奇與史詩；用寬闊宏遠的戈壁雄輝勾勒出生命的向度。

每一座山都是莊嚴的禱告，每一條水都是信仰的源頭，萬物生長，攤開陽光的掌紋，撥動光陰的輪迴，向上的聲音此起彼伏。

純潔，純淨，純粹，如一幅靜謐的油畫定格其中：飄然的雲在風的催促下，墨綠的高山杜鵑傲放，陽光撫摸著蓬勃的森林，雲煙淡抹，冷霧凝聚。俊絕、宕絕、峭絕的嶙峋怪石默默守望著一個個亙古的遠遠，莊重，肅穆，聖潔。披襟岸幘，烈風掠起衣帶飄逸，血暈點燃沉雄豪邁，無須陽關尋度，不要瘦馬搖鈴，滿目的雪山峽谷溪流，都是妥妥安放靈魂的域地。在祁連山腹，風呼嘯，白雪皚皚，亮白了生存的宣言；輾轉在茫茫戈壁和草原、沙漠之中。蒼茫河西，完成了自己生命的雲蒸霞蔚與發現的無限可能。

天地玄黃，冥冥上蒼，茫茫荒野，幻化成一片混沌和蒼

茫。歸去來兮，摩娑歲月，人世俯仰已千年。焉支山的百年松依舊挺拔，活在仙鶴的翅膀上，活在隋煬帝氣吞山河的洪亮聲響中，活在張騫出使西域的胡笳音律中，活在霍去病馳騁疆場的馬背上，活在曼妙的唐詩宋詞中，活在裕固族女人銀腰帶的綠松石上，更活在一首匈奴女人乞怨的情詩之中，活在絲綢之路的霓裳中，活在邊塞長城的烽煙中，活在雲上的日子裡。雪翻然而至，風聲、馬蹄聲、哭聲、山嵐之音、梵鐘之聲，渾然交融，激盪在千里河西和祁連山的雲端。

一城之隅，一座城廓，一個村落，一座神山，一條河流，一個民族，一旦活在一首詩裡，就會長生不老。十萬蘆葦誦經，謙恭到塵埃，一種精神、一種境界、一種價值、一種信仰、一種執著、一種虔誠、一種真誠，且貼近過它，親近過它，這片熱土，就注定會成為一個人的前世與今生，恪守與天地永恆的約定。無獨有偶，在這裡，留下了不朽的詩文；在這裡，留下了激情的歌謠；在這裡，留下了金戈鐵馬的激戰；在這裡，留下了載入史冊的輝煌。西進東歸，迢迢征路，鏖玉裁冰，慰勤高寒，望雲煙目斷，左手把青霓，右手挾明月，共同吟哦出一個雪魄冰魂祁連聖山孕育的神話與奇跡。

弱水倒流，黑河奔騰；斷崖千尺，雲海茫茫，祁連絃歌，何言泰山毫末，從來天地一稊米。打馬轉山，信步遊湖。如綠松石魔鏡一樣的湖泊，鑲嵌在雪山群峰之間，遙遠成一片湛藍，將天國與人間連綴在一起。湖面堆積著祥雲，飄飄浮浮，詭譎多姿，變幻無窮。陽光透出雲層，一束束散光瀉在湖面，浮光躍金，碧波蕩漾，每一處瀛台仙境，都遺世獨立，承載著清淨絕塵的地老天荒。祁連如夢，這就是一座山的雄偉，這就是一座山的氣勢，這就是一座山的生命。

當藍天、白雲、雪山、戈壁、草原、冰川、梵音，靜修正、動修觀，統統退出表情，聲響起，大地上的經卷書寫著生命原點，每一次謙恭到塵埃裡的匍匐曠古無言，彼此回頭一望，祁連山下，千里河西，所有的浮世、浮生、浮塵、浮夢，一下子消光了，所有的誘惑、困惑、混沌、混濁，一下子了然純粹起來。

高聳的冰山、遼闊的草原、狂奔的野馬、矯健的雄鷹、疾呼的風聲、流動的沙丘，如此荒涼、如此蒼勁、如此美麗、如此動人心魄！這一片熱血聖土，生生不息，沒有比信仰更強的意念讓河西人放眼逐夢。野光浮，天宇迴，物化幽，浩蕩百川流，一切都是如此地高遠而寧靜，溫暖而蒼涼。遠水生光，遙山砌玉，這一切，使河西人成為一個尋夢者、跋涉者、融入者、歷驗者、證悟者；鳳翥龍驤，一劍霜寒，這一切，都成為河西人久遠的夢境、終極的追憶、恆定的秘境、靈魂的驛旅。引入滄浪魚得計，展成寥廓鶴能言，河西人都能在難盡人意的景況下色空而

來，虛空而去，一種奇異驚悚的幻覺在遼遠靜寂中彌升，心裡湧起一種在秘境中抵達天邊的皈依和歸宿感。

用腳步丈量道路，用心燈點亮世界。樸素的想想法使得線性的自然時間被不斷解構，久遠或現代的傳奇與故事來回穿梭，卻又使前後不同的時間軸首尾相連，形成了先後後的時間關係，宏約廣博的空間位移。同時，色調與場域轉換，區分不同的敘事時空，切換主客觀視角，視點切換與時空交叉帶來的敘事結構與策略，又使得各樣的河西風物與人事，呈現出一種迷離、高遠、協調、厚重與純淨，形成美學意義上獨特的時空關係、人性透視、輾轉變遷，每一處都令人沉醉，使人著迷。

深情行走祁連山，激情穿越河西走廊劍氣橫空，登潤空靈，雄健道逸，疏淡雅正，且富有色彩與質地，足以匹配巍峨的山川河流、湖泊草原、沙漠戈壁與變幻風雲。連綿的雪山玲瓏剔透，嵯峨如樓閣，昂然向天屹立。一抹朝霞伸出溫暖的酥手，撫摸萬仞峰巒，晨霧迷漫，彷彿雪峰相擁之間崛起了一座金色的城堡；冷霧凝聚在半山腰上，如一抹流雲纏在腰間，更像一個裕固族女孩和匈奴的妃子將潔白襯衫輕柔地捲在腰上，恰似一條寬寬的銀飾腰帶，恰如其分地反襯著青藍色的天幕，而那天體的曲線婆娑多姿，一露無遺；夕陽西沉，緩緩抬起頭來，斜陽從雲中探出頭來依依不捨，晚霞好似一面面繡旗，在頭頂上獵獵飄揚，撒落在皇城草原的千萬頂白色帳篷，猶如萬千朵白色蓮花在綠波中浮游。心中倏地升騰起一種溫馨，一種包容，一種秋風純淨的寬容與博大，一種仁愛仁慈的悲憫，悲天憫人的溫潤和溫婉。于是乎，站在祁連山，佇立于地球的城垣之上，極目寰球，天下小了，胸襟大了，大過浩瀚之宇。郁勃蓄勢，河西走廊一瀉而出，沉酣暢足，萬馬迴旋，歷史的覺悟在這裡久久不衰。

執身策馬，一襲汗襟，一路鞭聲，一串蹄聲。祁連山下，頓悟淨心淨性；黑河流淌，吟誦千年夢想。絕唱絲路，淒愴羈旅，愛恨情仇，便入空空之境。雪蓮、芨芨草沉默不語，祈福的風馬一路飛揚，匍匐的信仰便可高上雲天。

祁連山，不只是離天更近，離人群更遠，它更是一個無法逾越的寬闊邊界，讓所有的夢想在雲端，讓所有的足跡都痕於時光的背後，讓所有的傳說都有一次心領神會的相遇。一些事，總得去經歷；一些人，總得去陪伴；一些歌，總得去聆聽；一些隱藏，總得去潛心揣摩。

月光下的河西，馬蹄聲依舊驟然響起。風吹過，留下記憶的履痕，想像另一種可能。想起祁連山，遙望河西走廊完成一番精神洗禮，又何嘗不是一種幸運，一種虔誠，一種篤念，一種善信，一種寧靜，一種高遠？日子仍在繼續。流雲飄曳，風訴天語，長空如鏡，一切皆安！

文藝副刊



海韻